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六十六回 游文筆得遇樂道 至武庫戲戰金光

瑞光、龍女押著老蝦，望東海而來。一路之上，旌旗繞繞，人馬紛紛，凡河伯波臣，無不拱立郊迎，僥倖已極。不知不覺，已到東海。海神報入，龜、蝦二相統領海內臣眾，衝波而出，迎接公主。龍女見臣僚濟濟，郊迎在道，下得海馬，坐上龍車，來至殿庭，拜朝龍君。龍君喜曰：「吾女出征有功，可入龍樓息養。」龍女曰：「兒臣自領父命，征討逆賊，先擒蓮田，次擒老蝦。然蓮田心奸意詐，搬及山妖數百。兒兵甫到落雁江下，去路為蝦兵所阻，蛟騰、鯨甲受困。幸逢棄海兄長及諸妖解圍，方能擒得蓮田，押回東海。棄海兄長與幾分別，仍回黃沙岸去。兒與蝦兵力戰，又被二道士以天地赤巾，迷兒與瑞光在於空際，東奔西走，無有出路。圓圓轉轉，游至坦道，遇一黑袍大將，賜幾天地赤鏡，照散赤巾。二道受傷而逃，今擒老蝦歸來，望父王定奪。」龍君曰：「吾兒入內靜養。吾命武士將蓮田、老蝦碎段身軀，以為水國之不臣者警。」龍君入，旨意一下，武士即將蓮、蝦二賊，戮於海市。渠魁殲畢，龍君升座，加封出征將士。個個欣喜而退，不必詳言。

且說狐惑自與西山道人冒充土神，已曆數載。一日，西山商於狐惑曰：「吾與爾株守此鄉，終非良策。不若趁今無事，駕著妖風，四境雲遊，以訪師尊消息。即師尊弗遇，或訪得一二道友，相參煉道，亦可稍慰此心。」狐惑曰：「道兄既欲雲遊，吾願奉陪耳。」言罷，各將妖風駕動，升於半天。俯視塵寰，非求名，即求利，熙來攘往，舉世皆然。西山曰：「無怪三緘師尊，以上界仙真脫胎臨凡，幾為名利所誤也。」狐惑曰：「紅塵中求名而安份，求利而公平者，吾不怪之。獨怪夫求名者流，伏案功夫，備於自力，悠悠忽忽，以永夕朝；及見人得科名，輒非之曰：『彼有何學問，而得此名耶？』訕謗言詞，逢人便道，再不反觀己之學問何若，而乃謗人如斯。第見其始也，假謂以名為淡；繼而隙有可乘，以金帛為求名之階，沽得一名，滿假矜驕，不堪入目，從未撫躬自問。向之謗人者，今又為人所謗否也。此求名之醜態，殊難為人告者。至若求利，則用盡奸謀，或假貨迷人，或大人小出，只圖蠅頭入手，以活妻子，而後來報應，不暇計之。所以大道日在兩間，而無人言及者，人莫非名利二字所害乎？待至一氣不伸，死入黃泉，孽鏡臺前，對照一生之惡；閻羅殿上，分發五等之刑，夜臺淒楚時，方知名利累人，亦已晚矣？」西山曰：「紅塵名利，被爾數言道破。若吾輩求道而終不得道者，又何異此？吾故急欲訪友尋師，證佐入道之門，以冀大道速成，免他日墜落三途耳。」狐惑曰：「吾兄素煉已深，道成自在指顧。」西山曰：「吾弟過譽，其實有何道哉？」狐惑曰：「久未雲遊，倦怠之至，不如仍回朱郭，坐享清閒。」西山曰：「道弟倦而慵游，請先回郭，吾再遨遊數刻，然後歸之。」狐惑曰：「如是，暫為分手，道兄須宜早歸。」西山曰：「愚兄自知，毋庸深囑。」狐惑歸去，西山隨彼風車，遊行半空，或止或停，逍遙遙遙。樂則樂矣，回憶師友，愁又生焉。剛欲扭轉車頭，忽見一山如筆，高插前面，暗自思曰：「天地生物，莫莫測測。同是山也，如舟、如牆、如獅、如象，平常之屬，入眼便見。獨此山尖，恰如文人手內毛錐，令人賞玩不置。吾且風車按下，到此遊覽一周，以遣情懷。」計定，化作少年壯士，向山尖緩緩而登。及上峰頭，向下望之，萬井桑麻，舉目難盡。東南望罷，又轉西北，遊賞已倦，息於松蔭。思及樂道諸兄，不覺心念難忘。

豈知樂道自與棄海將蓮田擒後，已命七虎各歸洞內。棄海苦留樂道，樂道情不忍拂，只得再住數日。韶光易逝，倏忽已住旬餘。一日，樂道謂棄海曰：「吾與道弟聚會在此，固屬可喜，然師蹤未得，爾我念終不滿。吾欲辭兄歸洞，無事時四處尋覓師蹤。如吾訪得，急速報爾；爾如訪得，亦急報吾。循環打探，未有不得吾師消息也。」棄海曰：「爾言甚是。但不得吾師，既得道弟道兄洞中相聚，亦如見師也。不若多住幾日，以慰同心。」樂道曰：「昔日聚首，同事一師，自碧玉分散後，而今所得聚者，僅爾我與二翠、鳳春、紫花娘焉。他如二狐、三服、椒蜻二子等，尚未得晤。吾欲將煉道功夫暫息一時，尋訪道弟道兄，聚在一地，然後分探師之行止，或可易得耳。」棄海曰：「道兄立意如是，難以挽留。」遂命執事童兒大設筵席，與樂道、四女祖餞。宴罷，樂道辭行。棄海執手叮嚀，灑淚而別。鳳春四女離洞數武，又與樂道分手，仍回北鳳。

樂道一人自覺無聊，駕上風車，意欲任其所往。風車起處，突為罡風一捲，斜斜下墜，竟墜在文筆山腳。昂首望去，見山形如筆，草色如蕉，嫩綠可人。樂道思曰：「吾被罡風將車吹墜於此，必有所遇。」於是急急赴上山頂，四面觀望。游至松下，見一壯士倚石酣眠。樂道曰：「不意是山尚有遊人，吾且近前問其居址，談談論論，庶不使孤寂生愁。」遂近身旁，疾聲呼曰：「壯士何來？」西山道人在睡夢中為呼聲驚醒，舉目諦視，乃樂道也，心念內不勝欣喜。思欲化回本像，猝而認之，又恐樂道此時道心忘卻。況彼係一虎修成，或抱毒腸，亦未可卜。」吾姑試彼一試，再為相認不遲。」因起而揖之曰：「老道何往？」樂道曰：「閒遊山巔，不期壯士先在。已知壯士非尋常，自不相諒，有驚清睡，望祈恕之！」西山曰：「吾見爾樂道士也。修道之功，諒已習熟，可以服食去災，長生不老矣。」樂道曰：「吾從師日淺，兼之碧玉山前，師徒分散至今，未近幾席。若論大道，止進一步二步，尚屬門外人耳。」西山曰：「爾師為誰？」樂道曰：「代天闡道仙官，道號三緘者是。」西山曰：「若云三緘，吾曾晤之。」樂道喜曰：「壯士晤於何處耶？」西山曰：「前日在途，忘其地名，曾一晤。」樂道曰：「不知此際所走何方？」西山曰：「吾向後途而來，彼向前途而去，不知所往。」樂道泣曰：「師蹤不得，心實難甘。如得一道弟道兄相晤目前，此心亦可庶了。」西山曰：「欲會爾師，或恐不易。欲晤爾同學道友，這又何難？」樂道曰：「爾知吾師之弟乎？」西山曰：「略知一二。」樂道曰：「爾所知者何人？」西山曰：「三緘仙官弟子，知棄海、三服、狐惑、狐疑以及西山道人、善成、護道、野馬、蛛龍、蛛虎、椒花子、蜻飛子，皆男也；女徒有金光道姑、鳳春、紫花娘、翠華、翠蓋、紫玉等等。吾所知者，此數人也。是耶，否耶？」樂道曰：「爾言不差。祈速導吾與諸人一晤。」西山曰：「以下皆分散異方，惟西山道人與同狐惑現在朱郭，吾常晤之。」樂道曰：「如此，吾正欲晤西山道人及狐惑焉。」西山曰：「爾欲晤狐惑，朱郭地面，歷此尚遙。若西山道人，即在咫尺耳。」樂道曰：「在何處？」西山曰：「那旁矣。」樂道回顧無人，掉面視之，西山即在當前。二人執手灑淚，半晌始言。樂道曰：「不知兄化壯士，息於松蔭。何弗早言明，慰吾渴想？」西山曰：「吾先試爾習道之心何若，然後與爾相見也。」樂道曰：「止爾一人耶？」西山曰：「吾與狐惑在朱郭之地，冒充土神，奉享四方。今日念切師尊，駕風閒遊，來到是山，暫息於此。不料與道兄相遇，何幸如之。至於狐惑，與吾同游片刻，業已先歸。吾二人不如今同歸郭，以話離情。」樂道欣然，挽手乘風，望朱郭而去。

狐惑自別西山道人，欲回祠中，以享四方牲酒，殊意風車愈起愈高，扭之不轉。久之，風車搖搖，倏然墜下。細視所在，乃一江也。問諸居民，居民告曰：「此江名『武庫』，江頭一觀，名『玄天觀』。觀內前日來一道姑，年紀不過廿齡，道法頗好。

近村男女，凡有疾苦，彼能傾藥療之；或遇妖邪，彼能縱符驅之。村人得其實惠，老幼男女，無不敬奉如神。」言之未已，狐惑曰：「彼在觀中作甚？」居民曰：「煉道。」狐惑曰：「所煉何道？」居民曰：「不知。」狐惑曰：「爾知彼之道號乎？」居民曰：「彼名『金光道姑』耳。」狐惑問畢，化一幼年道士，向觀而投。觀內老尼接入客舍，茗罷，詢曰：「道士何來？」狐惑曰：「雲遊訪道，偶來是地，欲借貴觀暫息征鞭，未審女道兄肯容納否？」老尼曰：「吾觀中概屬女尼，難得男兒，恐山鄰不樂。」狐惑曰：「男子其不正耶，固不可留；若吾習道之士，諒亦無妨。」老尼曰：「是觀去留，吾不能主。待吾入內，稟及道姑。」狐惑曰：「爾速去稟之。」老尼入，片時出告曰：「吾稟道姑，言此觀中不容男子。」狐惑曰：「爾去告稟爾道姑，容得固要容之，容不得亦須容之！」老尼依言入告。道姑怒曰：「爾去囑彼自尋方便，或到他廟息足，此地休想棲身！」老尼恐起爭端，忙出客堂，囑狐惑行。

狐惑不復言，亦不他去，獨坐觀內。

未幾，天色已晚，道姑詢及老尼曰：「道士去否？」老尼曰：「未也。」道姑曰：「道士欺人太甚，佔據觀內，待吾逐之。」遂持文塵，出見道士而言曰：「吾觀盡屬女尼，早已告爾另尋宿所。而今天晚，何得尚居此間？」狐惑曰：「訪道之士，凡屬觀

剎，皆可宿之。縱貴觀中盡係女流，爾居內室，吾居外室，不啻風馬牛不相及也，何妨之有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道士類有邪有正，如其正也，即容彼宿，亦屬無害。吾觀爾輕輕年紀，不在家庭奉養雙親，徒以習道為名，遍遊市鎮。爾固快樂矣，撫躬自問，於心安乎？」狐惑曰：「吾有父母，理宜侍奉在家。」

因父母早亡，又無妻兒纏繞，不習大道，將何事可為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爾既習道，可知瓜田李下，嫌疑宜避乎？」狐惑曰：「吾雖少年，頗近老成，即與女流同榻而眠，亦屬無礙。何況偌大廟宇，各居一室哉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爾年尚輕，如此好辯，可惡。吾不念爾以『習道』二字為口實，定不爾容。」狐惑曰：「吾見爾小小年紀，嫩柳鮮花，不在閨門女貞謹守，來此觀內，為眾人所睹，實爾風流，吾之面顏，代爾發赤矣。」金光道姑曰：「爾敢以羞辱之言，來相贈答耶？吾今齊斷不容也。」遂趨入內，手提雙劍出，向狐惑怒目言曰：「爾加速去則罷，否則吾劍一下，取爾首級，休怪道姑無情？」狐惑曰：「爾動輒以霸道駭人，吾豈爾能駭者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爾言不畏，必有法術，可與試之。如爾勝吾，此觀讓爾。爾如不勝，又待如何？」狐惑曰：「吾弗能勝，另修一觀陪爾，決不食言！」金光道姑曰：「還是爾來耶，吾來耶？」狐惑曰：「且慢。爾我相爭，恐傷爾嫩翠嬌容，殊為可惜，不如不爭之為愈。」道姑被言語所激，怒不能忍，舉起雙劍，向狐惑劈頭砍之。

狐惑閃過一旁，手執雙刀，與金光道姑戰在觀內。合觀尼女見二人力鬥，各潛密室，無敢出者。酣戰良久，道姑恐不能勝，妖風吹起，騰在空中。狐惑亦起妖風，與之對戰雲端。金光道姑吐出紅珠一粒，其大如斗，向狐惑頭上打來。狐惑亦吐紅珠，向道姑打去。道姑暗計：「此道士道法不淺，吾不如且鬥且走，走在北風山上，搬諸道妹助吾一陣，擒得道士，以好誅之。」於是假為敗下，直投北鳳。

剛到山半，正遇二翠閒遊洞外，見道姑而詢其何往，道姑曰：「吾被道士所逐，特來祈妹助吾。」二翠曰：「如是，爾隱吾後，吾且戰之。」狐惑提起雙刀，追到山前，見了二翠，假意大聲吼曰：「吾正要誅一假道女子，爾二丫結自來尋死耶？」二翠曰：「爾係年幼道士，男女不可同居，道姑之言，未為不是。爾何輒恃道法，欺吾女流？吾二道姑心抱不平，故來助伊一陣。」狐惑曰：「爾有何道術，只管施出，吾不畏之。」二翠聞言，各逞妖風，各吐寶珠，與狐惑戰於空中。戰不片時，鳳春、紫花娘齊齊出戰。狐惑東敵西擋，混殺一陣。戰到數十回合，狐惑曰：「殺了許久，尚未聞爾名姓。且把戰鬥暫息，詢明來歷，再戰不遲。」二翠曰：「小道士莫非膽小乎？」狐惑曰：「是爾這些女娃，豈吾所畏？但吾不殺無名之卒。爾且將名報上，當容者吾自容下。不然，吾法一展，必化爾翠為水飛！」二翠恐彼果有大大道法，乃通名曰：「吾乃北鳳山中翠華、翠蓋便是。」狐惑曰：「左右二女為誰？」左女子曰：「吾乃鳳春。」右女子曰：「吾乃紫花娘。皆是三緘仙官門下弟子。」狐惑曰：「如是，與爾四人無涉，吾專殺此位道姑。」二翠曰：「是道姑也師事仙官焉。」狐惑曰：「這就無殺處矣。」二翠曰：「如何？」狐惑曰：「吾亦三緘弟子耳。」二翠曰：「爾係何人？」狐惑笑曰：「爾細視之。」言已，扭身一化。二翠視而驚曰：「原是狐惑道兄，快快入洞，以敘兄妹離別之情。」